

译文 外国文学

小公主

[美] 弗·霍·伯内特 著

郭永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外国文学

小公主

[美] 弗·霍·伯内特 著
郭永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公主/(美)伯内特(Burnett, F. H.)著;郭永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6
(译文童书·儿童文学)
ISBN 7-5327-2591-X

I.小... II.①伯...②郭... III.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59 号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A LITTLE PRINCESS

小公主

[美]弗·霍·伯内特 著
郭永昌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47,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册

ISBN 7-5327-2591-X/I·1510

定价:12.90 元

编者的话

美国女作家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于1849年11月24日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1853年父亲去世后,她的母亲继续经营他留下的铸铁厂,直到美国南北战争发生使之倒闭。全家陷于贫困后,1865年移居美国田纳西州,和亲戚同住在一座圆木小屋中。弗朗西丝一直住到1873年嫁给医生斯旺·伯内特为止。1898年离婚后,她于1900年与长期合作写剧本的演员彼得·汤森结婚。

从十几岁起,弗朗西丝就写短篇小说和故事,以此帮助赡养家庭。她说她写的作品没有一篇不获发表。1877年写的《少女奥劳莉》使她初获成功,那是关于兰开夏郡煤矿的故事。但给她带来盛誉和财富的是1886年发表的儿童小说《小伯爵方特勒罗伊》,主人公成了一代少年的楷模。她188年发表的儿童小说《萨拉·克鲁》又获成功,使她将它修改补充,于1905年重新出版,改名《小公主》。四年后,人们喜爱的另一儿童小说《秘密花园》问世。她是位多产作家,一生中写了四十多部小说和剧本,以及几十篇短篇小说。1924年10月29日她在纽约州的普朗多姆逝世。

《小公主》是一部灰姑娘式的儿童小说，写的是19世纪的故事。小主人公，英国女孩萨拉·克鲁，刚生下来母亲就去世，父亲在印度经营煤矿，十分富有。在她七岁的时候，她被父亲送回伦敦，在铭钦女士办的一所高级女童培育院住读。她刚入学时，穿着得像个公主似的，铭钦女士因为她家富有，对待她也像对待小公主似的。可是后来传来坏消息，说萨拉·克鲁的父亲破产身亡，没有音信。铭钦女士一下子态度完全改变，觉得她成了自己的累赘，把她从小公主变成了最低贱的使女，从原来漂亮的房间赶到寒冷简陋的阁楼上去栖身。然而萨拉·克鲁尽管遭到变故，只能暗中想念父亲，背着人哭泣，但在最困难的时候始终坚强地生活下去，不卑不亢，和同样过着苦日子的女伴相濡以沫，互相支持。到头来，原来她父亲死后还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他的朋友经过许多周折，终于找到了她。萨拉·克鲁一下子又是位“小公主”，被接走了，使铭钦女士恼丧不已。这本书既刻画了心地善良、不怕困苦的萨拉·克鲁，使人对她又是同情又是佩服，又对铭钦女士那种势利小人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

30年代好莱坞曾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扮演萨拉·克鲁的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后来这本小说又不止一次拍成电影。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第 一 章 萨拉.....	1
第 二 章 一堂法语课	16
第 三 章 埃芒加德	24
第 四 章 洛蒂	34
第 五 章 贝基	45
第 六 章 钻石矿	59
第 七 章 再谈钻石矿	73
第 八 章 在阁楼里.....	100
第 九 章 梅基塞代克.....	114
第 十 章 印度绅士.....	129
第十一章 拉姆·达斯	144
第十二章 墙壁的另一边.....	156

第十三章	一个老百姓·····	168
第十四章	梅基塞代克的所见所闻·····	182
第十五章	魔术·····	189
第十六章	来访者·····	221
第十七章	“正是那个孩子!”·····	241
第十八章	“我都不打算这样”·····	251
第十九章	“安妮”·····	267

第一章

萨拉

小公主
1

一个晦暗的冬日，黄色的浓雾沉甸甸地笼罩着伦敦的街道，像夜晚一样，人们点起了灯火，商店的橱窗里闪烁着煤气灯光，有一辆出租马车缓慢地在大街上行驶着，一个模样古怪的小女孩同她父亲坐在车中。

她蜷缩着双足坐着，斜依着父亲，被父亲搂在怀里，一双大眼睛凝视着车窗外过往的行人，异样的目光带着几分少年老成的忧虑。

她年纪还小，人们料想不到能在她的小脸上看到这样的眼神。即使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说来，这样的眼神也显得老气横秋，何况萨拉·克鲁仅仅只有七岁！可是，事实上她总是在梦幻着、思考着一些古怪的事情，她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时候不在想关于成人们的事情和他们所属的那个世界。她觉得好像已经活得很久很久了。

此时她正在回忆和父亲，克鲁上尉，新近从孟买一路出发的航行。她想到那条大船、船上默默地来往的印度水手、在炎热的甲板上嬉戏的儿童，还有一些年青军官的太太，她们常常逗她讲话，并且对她所说的话报以嬉笑声。

她主要在想：多奇怪呀，一个人好像刚刚还在印度的烈日下，一转眼就到了大洋当中，没有多久又可乘在这新奇的马车中，行驶在这些新奇的街道上，这儿白天也像夜间那样黑暗。她对此感到迷惑费解，就向父亲更靠紧些。

“爸爸，”她神秘地说，声音低柔得简直像是耳语，“爸爸。”

“什么事，宝贝儿？”克鲁上尉回答，低头看着她的脸，把她搂得更紧些。“萨拉正在想什么呢？”

“这就是那地方吗？”萨拉悄声说，偎依得更紧些。“是吗，爸爸？”

“是的，小萨拉，就是这儿，我们终于到了。”虽然她只有七岁，她感觉到他说这话时是伤感的。

她觉得父亲让她在思想上对“那地方”（她总是这样称呼那个将来要去的地方）有所准备以来，好像已有好多年了。萨拉一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所以她一点也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样子，也不想念她。她那年轻、英俊、富裕、亲昵的父亲似乎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们常常一起游玩，彼此感情深厚。她所以知道他很富



裕,是因为听人们这样说过,当时他们还以为她没在听,她还听到他们说,将来她长大后也会是个富人。她并不知道作为富人的全部含义——一直住在一座漂亮的有凉台的平房内,惯于看到那许多仆人向她行额手礼,称呼她“小姐,您哪”,并且凡事都由着她的性子。她有玩具与小宠物,还有一个崇拜她的印度保姆,于是她渐渐地明白了,富人们才拥有这些东西。不过,她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在她那不长的生命历程中,只有一件烦心的事,那就是终有一天她要被送往“那地方”。印度的气候对儿童来说是太恶劣了,因此一有可能就会把他们送往别处去——通常是到英国去上学。她看到过其他孩子离去,听说过他们的父母谈论收到的他们的来信。她早就知道她将来也不得不离去,虽然有时候父亲讲的一些航海故事以及那片新的国土曾使她着迷,但是想到父亲将来不能同她呆在一起就感到烦恼。

“你不能跟我去那个地方吗,爸爸?”她五岁时就曾这样发问。“你不能也去上学吗?我会帮你做功课的。”

“不过,你也不必在那儿呆很久,小萨拉,”他总是这样说。“你将要去住在一座好房子里,那儿有很多小姑娘,你们将在一起玩,我会给你送去很多书,而你会成长得那样快,大概用不了一年就会长得又大又聪明,可以回来照料爸爸了。”

她喜欢那样想：终有一天她能够替爸爸管家，和他一起驾车出去，设晚宴时坐在他餐桌的首席，和他谈话，读他的书——这将是世界上她最爱干的事，如果说必须离开此地到英格兰的“那地方”去了才能如愿以偿，她一定下决心去。她不很在意是否有其他女孩作伴，只要有很多书便能自得其乐了。她爱书胜于其他，实际上她总是在编造美丽的故事，自讲自听，有时也讲给父亲听，他和她一样喜欢这些故事。

“那好，爸爸，”她柔声说，“既然我们到了这儿，我想我们只能听天由命啦。”

他吻她，笑她说话这样老气横秋。说实在的，他本人可一点儿也没有听天由命，不过他知道对此必须缄口守秘。他这奇特的小萨拉一向是他的好伴儿，而等他独自回到印度，走进那座平房，明知道无法指望看到那穿着白色连衣裙迎上来的小人儿时，会感到多么孤独啊。想到这里，他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这时马车驶进了一处萧索的大场院，那里矗立着一座大房屋，这就是他俩的目的地。

那是座又大又晦暗的砖房，和两翼的那些房子完全一模一样，但它的前门上有块亮光光的铜牌，上面刻着些黑字：

铭钦女士
高级女童培育院

“我们到了，萨拉，”克鲁上尉说，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显得高兴，然后抱她下车，登上台阶，拉响门铃。萨拉后来常常想到，那座房屋和铭钦女士本人简直一个模样。它很有气派，陈设精良，但其中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怪模怪样的，就说那些扶手椅子吧，似乎里面藏着一副硬骨头，在大厅里样样东西都是坚硬、铮亮的，甚至角落里那只落地钟的圆钟面的红色边框，看上去也像严格地涂过一层清漆。他们俩被领进去的客厅铺有地毯，上面有一个方格图案，椅子也都是四方的，一只笨重的大理石钟搁在笨重的大理石壁炉台上。

萨拉在众多僵硬的红木椅子的一张上坐了下来，用她惯常的敏捷目光朝周围扫了一眼。

“我不喜欢这儿，爸爸，”她说。“可是，我敢说，士兵们——即使是勇敢的士兵——也并不真的喜欢上战场。”

克鲁上尉立即大笑起来。他年轻，爱逗乐儿，听起萨拉的奇谈怪论从来不觉厌烦。

“噢，小萨拉，”他说，“将来如果没人对我讲这些正经八百的事，该如何是好啊？再没有人能像你这样正经八百的了。”

“但是为什么正经八百的事情会使你这样大笑？”萨拉要问个究竟。

“因为你说话时是那样地有趣，”他回答，笑得更厉

害了。突然，他用双臂把她揽入怀中，使劲地吻她，笑声顿失，眼眶里似乎噙着泪水。

这当儿，铭钦女士步入房间。萨拉觉得，她很像她这座房屋：高大，晦暗，气派十足，怪模怪样。她有鱼样睁大的双眼，冰冷无神，笑容可掬却漠然无情。她一看到萨拉与克鲁上尉，大大咧开了嘴，满脸堆笑。关于这位青年军人，她听到过很多可喜的情况，那是从推荐人，那位太太口中得知的。在那些情况中，她得知他是一位阔爸爸，愿意在他的小女儿身上花费大量的金钱。

“非常荣幸，能够照料这样一个美丽的前程似锦的孩子，克鲁上尉，”她拉起萨拉的手，边抚弄边说。“梅雷迪思夫人告诉过我她聪慧非凡，只要孩子聪明伶俐，在我们这样的园地里会是个宝。”

萨拉伫立凝视铭钦女士的脸，像平素那样地漫思奇想。

“她为什么夸我是个美丽的孩子？”她自忖。“我根本算不上美丽。格兰奇上校的小女儿，伊索贝尔，才是美丽的呐！她有一双酒窝，玫瑰色的脸蛋，一头金色的长发。我是黑头发绿眼珠，此外，我是个瘦孩子，一点也不美。在我见到过的孩子中，我好算是最丑的中间之一了。是的，她在开始扯谎了。”

可是，萨拉认为自己是个丑孩子那就错了。她与团队中的那个美人儿伊索贝尔截然不同，但她具有自己的那份奇特的魅力。她身子苗条婀娜，就她的年龄



来说，长得偏高，一张小脸蛋热情迷人。乌黑浓密的头发，只在末端鬈曲，灰色的眸子略带绿色，不错，但那是双令人惊叹的大眼睛，睫毛又黑又长，虽然她不喜欢自己眼睛的颜色，可是很多别人喜欢。尽管如此，她仍坚信自己是个长得丑的小姑娘。对铭钦女士的阿谀奉承，根本无动于衷。

“如果我说她美丽，那我就是在撒谎，”萨拉思忖，“我也应该知道我是在撒谎。我相信我同她一样丑——尽管我有我自己的丑法，可是她那样说又是为什么呢？”

认识铭钦女士较长时间以后，她才知道为什么铭钦女士那样说，她发现铭钦女士对每位送孩子来入学的爸爸妈妈都说同样的奉承话。

萨拉靠近父亲站着，聆听他和铭钦女士谈话。她所以被带到这所培育院来，是因为梅雷迪思夫人的两个小女儿是在这里受的教育，而克鲁上尉很看重她的经验。萨拉将成为所谓的“优待寄宿生”，甚至比通常的优待寄宿生享受更多的特殊待遇。她将拥有自己的一间漂亮卧室和起居室，一匹矮种马与一辆马车，还有一个女佣人代替在印度时的保姆。

“我一点也不为她的教育担心，”克鲁上尉轻拍着萨拉的手欢笑着说。“困难的倒是不要让她学习得太快、太多。她总是坐着，把她的小鼻子埋在书堆里。她不是在读书，铭钦女士，而是狼吞虎咽，像只小狼而不



像是个小姑娘。她总是如饥似渴地在寻找新书来吞食,而且她要的是成人看的书——深奥的、大部头的、厚厚的——用法文、德文以及用英文写的——什么历史啦、传记啦、诗集啦,各式各样的书。如果她读得太多,可要把她拖开啊。让她骑小马上街去蹓蹓,或者出去买个新洋娃娃。她该多玩玩洋娃娃。”

“爸爸,”萨拉说,“你知道,如果我每隔几天就上街买一个新洋娃娃,我会有那么多,都爱不过来了。洋娃娃应该成为亲密的朋友。埃米莉就要成为我的亲密朋友了。”

克鲁上尉与铭钦女士面面相觑。

“谁是埃米莉,”铭钦女士追问道。

“告诉她吧,萨拉,”克鲁上尉笑着说。

萨拉回答时,绿灰色的眼睛里的神情很庄重、很温柔。

“她是个洋娃娃,我还没有得到她呢,”她说。“她是个洋娃娃,爸爸就要给我去买来。我们要一起出去找她。我已经给她起名为埃米莉。等爸爸走了以后,她就要做我的朋友。我要和她谈论爸爸。”

铭钦女士满脸堆着的假笑,变得确实更加谄媚了。

“多独特的孩子啊!”她说。“多么可爱的小家伙!”

“是的,”克鲁上尉说,把萨拉拉近身边,“她是个可爱的小家伙。为我好好照料她吧,铭钦女士。”

萨拉跟着父亲在旅馆里住了几天,实际上一直住